

真愛不老 見証集

假若歲月是為著記錄生命留下的痕跡
那麼真愛就是為了透視永恆的內涵

!

!!!!!!! È • € !!!!!!! € !!!!!!!

- ° ± ' 2 -

!
†` (ì C g _____ !

- 1.
- 2.
- 3.
4. ...
5. I still believe
- 6.
- 7.
- 8.
- 9.
- 10.

Bonus Tracks

- 11.
12. Because of Your Love

「真愛不老」見證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歌 8:7）
「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8）

早已留意到在基督教圈子的愛情歌曲，有一個趣怪的現象，就是有始無終的！說起來十分嚇人，但又不能說不是事實。

我們常用有關於婚姻的詩歌，多數只適用於婚禮的時刻，甚少談論婚後的日子，更枉論對婚姻的教導，夫婦之道既是一生的學習，何以詩集中連一首認真描述為偶之道的詩歌也沒有呢？

基督教直接論及愛情的歌曲少之又少，可能是因為在婚禮中的歌曲是功能性的，大都是崇拜詩和感恩詩之類，較少以山盟海誓為題；當然，基督徒的婚禮是一個崇拜，是以神為中心的，但我們總不能否認，當中極主要的禮儀實在離不開互盟誓約那一環，而新郎新娘能以愛歌去宣告基督徒的婚姻觀 - 對愛情的專一和執著，確是最能意達的方法。可惜，至今為止，能直率地歌頌愛情而又合乎基督教婚姻觀的詩歌依舊是鳳毛麟角，更枉論要與流行樂壇的歪風爭一日之長短。

耶穌昔日教導我們去見證他，傳揚他，要求我們以愛心向他人說出盼望的原由，並坦然地說出上帝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婚姻既然是上帝美妙的作為，我們更應直率地表達它的美善，坦誠地宣告對它的追尋，真情地表白當中的掙扎！如果婚禮是一場佈道會，恐怕選詩是我們最大的敗筆，來賓故然對一般的崇拜詩摸不著頭腦，靦腆的情歌也不能有太大的說服力吧！也許我們依然未有看懂所羅門王情詩的豪邁之處，愛 - 是必須要溢於言表的！

不經不覺，原來自己也結婚十載...。

一直想寫一首愛歌送給結婚多年的人，好讓彼此在這生命的學習上互勉！多謝 Eddie(趙文海) 寫了這首蕩氣迴腸的旋律，是他指明要以愛情為題的，我也大膽地改變平日的風格，以借物喻情的手法去刻劃婚後之人的愛路心境和追尋。雖然詞中沒有刻意提及上帝，但當中對婚姻的執意和追求，卻是徹頭徹尾的基督徒婚姻觀。

「...明白有你並非戀愛終點，明日與你再翻天外天!...」

在創作的過程中有一小插曲，亞Ben笑問愛情怎能留到天國仍纏綿呢？這句不合神學，所以歌詞要修改；不錯，在天堂人是不嫁也不娶的，但透過婚姻所結的愛心和果子，又怎會不被記念呢？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要數人間之情，恐怕不能不說愛情是最叫人迷戀的。但其實每種人間的情愛，同樣深刻地勾劃著生命的輪廓，表達出上帝的真實與臨在，正是這一種相信，支持著我們創作一系列說明人間有情的生活經歷作品。

梁沃厚
2004冬

「Because of Your Love 愛令我無懼」見證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

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約一 4:18）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羅 13:12）

2004年9月中至10月初，我應邀到澳洲墨爾本及雪梨主領敬拜讚美訓練課程。在每個城市停留期間，我都有機會與當地的音樂創作人及樂手彼此交流，他們當中不乏滿有音樂才華的弟兄姊妹，甚至有正在接受正統音樂訓練的，尤其是在墨爾本，難怪墨爾本有「澳洲音樂之都」的稱號。

在墨爾本我和太太 Betty 得到 Frank 及 Miranda Ng(伍)一家的接待，他們育有 2 位念醫科的兒子(Frank 和 Felix)。他們一家都是墨爾本宣道堂的熱心份子，而 Frank 和 Felix 均能彈得一手好鋼琴，Felix 更是宣道堂敬拜隊的琴鍵手。

還記得離開墨爾本到雪梨前的晚上，我請 Felix 把他的隊友為教會不同聚會所創作的詩歌彈奏給我聽。老實說，經過一連串 6 天的領會，雖然感覺疲累，但聽見 Felix 和 Frank 滿懷誠意地為我演繹那些作品時，心裡不單充滿那份說不出的欣喜，連本來疲累的身心也為之一振。我們還拿錄音機把共 9 首作品一一錄下來，大家的創意不其然地交融起來，直至凌晨 1 時半。我帶著滿足的心情睡了約 5 個小時便起來到機場搭機去雪梨。

在機上，我仍覺十分回味，心裡充滿著感謝和滿足，就像昔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時他因冒犯了神而未能與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但神把摩西帶到山上讓他能遠眺迦南全地，我想摩西的心情正似我的一樣。25 年前我和幾位弟兄姊妹開始了基督教粵語詩歌運動；那時，創作人、音樂人、製作人和演唱人都極之缺乏，真不知如何及何時才能把現代粵語或華語詩歌運動帶到神應許之地。但想不到今日投身這行列的弟兄姊妹多了，水準高了，甚至身在海內的華人青年信徒也群之起來響應。這刻就像神把我帶到高處，讓我能看到神為粵語甚至華語詩歌所定的應許地。

雖然仍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今天卻能眺望主為我們預備所要得的應許之地，使我深深感覺這 25 年主在我們每一位投身這運動的人身上所花的心血沒有白費。我認為「全心製作」應好好珍惜神給我們的恩典，所以回港後我馬上請趙文海及梁沃厚弟兄來聽這些創作。聽後，我們一致認為可以先從中挑選 2 首詩歌(就是「愛令我無懼」及「跟我主腳蹤」)輯錄在這張唱片之內。我們甚至要把原本其中 2 首詩歌放棄出版，因我們覺得這是我們對新一代的創作人一種接納、回應及鼓勵。願主大大的使用他們，讓他們為主創作更多的詩歌，叫榮耀歸給神！

吳秉堅

2/2005

「鵝鵝情深」見證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 51:17)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 4:12)

俗世的婚姻觀講求緣份，讚頌「天賜良緣」、「佳偶天成」，反映了人們對美滿婚姻的渴求。其實，神親手造男造女，撮成夫妻合一同心，應許美滿婚姻生活，祇是我們未能認識神的美意，也不懂得遵守祂的話語去領會愛的真諦，才弄至婚姻生活波折重重。這其實是我們對神的虧欠。

今生共渡是奇妙主導引 執子之手為同心覓理想

回顧我與淑芳由認識到結婚的經歷，實在有多奇妙的「天」意。我們姓示相同，是家中的長男長女；門當戶對，俱生長貧窮家庭，靠自己的勤奮努力在 70 年代初考進香港大學。我們志趣相投，不甘在象牙塔內讀死書，乃積極投入關心社會、認識國家的學生活動中而彼此認識。我喜歡淑芳的純樸及勤奮，她唸醫科，立志行醫濟世服務社群，又不嫌棄我這個唸文科，喜歡教育工作的書癡。我認定她是能與我廝守終生的賢妻良伴。

我喜歡一鳴博覽群書，熟悉中國歷史、文化和世界大事，開豁我的眼界和胸懷。他熱愛教書，鑽研教育理論，立志為香港的教育事業作貢獻。他很尊重我的事業，給予支持鼓勵。他對我的感情很真誠，又樂於買菜煮飯和做家務，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丈夫和終身伴侶。

1978 年我與淑芳結婚。我們沒有宗教信仰，但都願意實踐在大學時代所建立的服務社群理想。1980 年，我們拿著一點積蓄，共赴英國深造一年。回港後，我有機會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擔任教學顧問，後來轉職講師。淑芳獲得新成立的中文大學醫學院聘用為兒科學系講師。1982 年大女兒喜嵐出生，為家庭生活帶來歡樂。那時候中英談判剛開展，社會動盪，人心浮動，移民潮湧現。我與淑芳決定留居香港面對 97 回歸，緊守自己的工作崗位，並在工餘修讀博士學位。我們不為世局波動影響，專注自己的研究，在 90 年代初相繼取得博士學位。

風光歲月消逝夢碎 始終是你寸步不離

1994 年，我由教育學院轉職到教育署為助理署長，淑芳升任為教授。從表面看，我們可算是名成利就，高職厚薪，羨煞旁人。1998 年是我們結婚 20 週年，也是我們事業的高峰。然而，我們在一夜之間身敗名裂，風光歲月突然消逝，並掉進幽暗的谷底。

事緣 1998 年 2 月我被人向廉政公署投訴以權謀私編寫歷史教科書(後來查實是我任教香大學任講師時寫下的中學課在 97 年回歸後改版)而受調查，在搜查家居過程中，被發現在大學職期間將每月所得的房屋津貼租用自己擁有的物業。我被上級勒令「休假」，等候正式被起訴。我陷入了極大的痛苦中，因為眼前祇看到失去的事業、聲譽和地位，感到絕望。我更內疚當初因煩厭經常搬屋，又誤信所謂專業人士的意見而作出的愚昧決定，使妻子因順從我而被連累，斷送了她醉心的醫學研究工作。在一片漆黑中，我萌生的自殺的念頭，打算以一死承擔妻子的法律責任。遺書也寫好了，意圖卻被淑芳察覺，將我送入醫院監視和藥物治療三天。

我很感激淑芳，她不單沒有因被連累而責罵我，反而強忍淚水面對失去教授職位的現實，在我們被正式起訴前，她更要邊工作邊掛慮我的境況，又到處奔走諮詢法律意見，身心極為疲乏。當我這個「一家之主」軟弱倒地不起的時候，淑芳堅定地安慰我及照料我。她對我的真愛充份流露，如果沒有她的原諒和體貼，我不可能捱過這段黑暗的時日。

面對困境及種種恐懼時，最大的支持者應是配偶。房津事件雖然牽累自己，但受打擊最大的是丈夫，所以必需自己先堅強起來，扶持丈夫渡過難關。在我日常的臨床工作中，看到不少夫婦雖然配偶身患癌症、意外傷殘、身體衰敗或精神失常，另一半仍然不離不捨，悉心照顧，這是夫妻的本分。當然，我的能力始終有限，特別是過往彼此相處時有不少摩擦，對配偶也有積怨，雖則暫時擱置，但始終需要徹底解決才能愉快的長相廝守。所以，自己心底裏極為渴望得到幫助。

主恩大愛脫離死蔭幽谷 二人合一哪怕面對苦困

感謝神的憐憫，在我們的困境中差遣信徒關顧我們，他們沒有蔑視我們愚蠢的過犯，還紛紛送上溫暖的安慰。蘇穎智牧師一針見血地向我指出，不應祇看到眼前所失去的，要顧念永恆的得著；耶穌降世被釘死在十字架，是神對失喪罪人施行救贖，凡認罪悔改和接受祂為救主的人會得到赦免和永生。這些勸勉，如一點亮光，點醒了我的迷失。後來，我與淑芳到教會參加崇拜和查經，進一步認識福音。在 5 月中，我們決志信主。神的救恩使我出死入生，脫離死蔭幽谷，更得到永生的盼望。

信主後，我們心裏充滿平安，感到主的同在和保守，又得到教會的弟兄姊妹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們手牽手出席審判，坦然面對傳媒的大肆報導和一些不公正的指責。1998 年 7 月，主審法官宣判我們罪名成立，判入獄九個月但緩刑兩年，免去我們與子女分隔之苦。豈料律政署提出上訴，要加長我們的刑期及收監服刑，而這場上訴官司竟因各種原因不尋常地拖了一整年。

在這一年裏，我們失去了工作，償還累積百多萬的房屋津貼及支付數十萬的律師費。我們不得不以低價賣掉房子全家租住一個小單位，拿著積蓄度刻苦日。

神的計劃十分奇妙。原來這段艱難日子正是讓我們建立新生命新生活的美好時光。我們身為無業人士，有充裕的時間重建親密的夫妻關係和溫馨的親子關係。我們共挑家務，照顧子女，每天携手渡過，生活雖然艱苦但甜美無比。我們還認真查經，認識自己過往的不是。最後，法官判決律政署上訴得勝，但以人道理由維持我們緩刑，我們實在感謝神的恩慈。在接著的一年，我們索性以緩刑期未屆滿而繼續在靈性及專業方面充實自己。2002年6月，我們正式受浸，在基督裏一切舊事已過，成為新造的人。

這段得救的經歷，可總結為：「身敗名裂得救恩，悔罪回轉成新人，牽手同走風雨路，斑斑足印耀真神」。

原諒承受信靠互勉 真愛洗禮重踏愛路

在信主之後，我從神的教導中明白，夫妻相處之道，貴乎全心全意愛自己的配偶，並要像基督愛教會一樣捨己(以弗所書 5:25)。

回顧與淑芳在信主前 22 年的婚姻生活，雖然是真心愛妻子，但是「愛在心裏不出口」，再加上自己主觀強及個人主義濃，不懂得照顧和尊重淑芳的感受，例如淑芳多次要求我購置物件前先與她商量，但我總認為自己既為一家之主，應有絕對決定權。淑芳對我對日常飲食及身體健康的細心照料，我亦習以為常，沒有說出感謝的說話。在很多事情上，我更以強烈的語氣來表達自己的主觀決定，令淑芳感到屈從於我，其中屋津貼一事，正是這種魯莽決定的禍害。因此，我們的婚姻生活充滿大小的磨擦，彼此總是覺得相處不盡如意，但卻苦無策解決。

信主後，我認識到妻子是自己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與她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她事事商量，互相扶持；最重要的持守貞潔，得到妻子的信任。在教會參加了恩受夫妻營，更學會要經常向另一半說「唔該」、「多謝」，有錯要快認錯，有衝突時不要含怒到日落，免為魔鬼留後路，還要經常存款(做積極的事)和常常清除垃圾(矛盾與積怒)。

很奇妙，當我認識在主內夫妻相處之以後，婚姻生活愈來愈甜蜜，很多事情能彼此坦誠商討，愛在心裏常出口，生活比拍拖及新婚時還甜蜜，雖然算不上十全十美，但與信主前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感謝神的大能，祂讓我與淑芳重踏愛路，重燃愛火，到老不滅。

「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的耶和華而來」。自從找到神作為力量的源頭，夫婦間的相處改善了很多。以前大家看事情都以為自己最正確，因此產生磨擦，但今天能夠夫妻同心，以上帝為一家之主，以祂的話語作明燈，這樣，做妻子的學會順服丈夫，捨棄嫌隙，關係變得和睦。雙方的愛就能更好地體現出來。感謝主，使我們的婚姻生更為甜蜜連帶我們的健康也得到改善。至於事業方面，我認識到自己的才幹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神的恩賜，工作可以與神的事工結合。今天，我離開了醫學院，私人執業，憑著神的保守和指引，得到以前從未得到的滿足感。

一世伴隨堅守信念鸚鵡沐愛 病老分離不害怕傲然面對

我們已渡過 25 週年銀婚，正邁向人生的下半場，雖然彼此的外貌已然顯現了歲月無情的標記，但彼此真誠相愛的心依然熾熱，「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雅歌 8:7）。感神的恩典，讓我們恢復了自己的專業工作，生活溫飽無缺，內心平安喜樂，鸚鵡沐愛，嘗享天倫。我們繼續在神話語教導下日益長進，亦恆常參加伉儷團聚會，從其他夫婦的榜樣中學習夫妻相處之道。我們固然期望能廝守到老，將來齊齊升班到長青團，但也明白到人生總不能逃避病老分離的自由規律。然而，我們親身經歷過神的拯救，深信神的恩典足夠我們享用。跟從耶和華的人得享永生，神對祂的子民下應許：「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遞」（以賽亞書 46:4）。有了這份保守，我們對未來何懼之有。

祝願所有伉儷都能享受神親自締造的婚姻快樂！

梁一鳴、梁淑芳
3/2005

「有時…」見證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
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19-20）

「假使你覺得幸福不太真確，
大概是因為你忘卻了在晴空下擁抱的感覺；
倘若你怨恨生命太多束縛，
可能是你未嘗躺在草地上欣賞天空的輪廓；
如果你以為活得天真是一種揮霍，
你應當再試試做雨天刻意不打傘的主角；
假如你總認為人情淡薄，
是時候讓自己好好回想與最愛數星星的那一幕。」
梁沃厚/冬05

幸福是什麼？

有人以為是擁有一些別人沒有的東西，我卻認為是能夠數算出又滿足於已經擁有的東西，更能接受現實中總有一些東西是我們不能佔有的。

大自然往往給予我們許多的啓迪，教曉我們何謂快樂，問題是我們怎樣看待生命，而不是謾罵生命怎樣對待我們。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 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 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 1:19-20）

對生命的不滿，其實都是來自對神的無知與誤解。感謝神！透過祂所造之物，我們就可本能地認識生命的福份。

「有時…」是一首頗另類的小品，寫於五年前一個晚上。嘗試用抒情文的手法去表達信仰中較抽象的領會，說理部份刻意留白，盼望能引發較年輕聽眾的共鳴！如果你也有共鳴，那麼你必定和我們的心境一樣 - 依舊年青！

梁沃厚
2 /2005

「I still believe」見證

「耶和華阿，你為甚麼站在遠處？在患難的時候，為甚麼隱藏？」（詩 10:1）

「耶和華阿，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麼？你掩面不顧我要到幾時呢？我心裏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詩 13:1-2）

「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我？為甚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我的 神阿！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詩 22:1-2）

「神阿！求你留心聽我的禱告；不要隱藏不聽我的懇求。

求你側耳聽我，應允我；我哀歎不安，發聲唉哼。」（詩 55:1-2）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9-10）

「第一個星期還可以強作鎮定，許多以前唸過的聖經教導，都浮跳出來安慰自己，總以在懇切的禱告下，上帝會以奇妙的手醫治我的兒子，就像許多生命的傳奇見證.....」

那是 03 年的溽暑七月天，陳敏兒與廖啟智這對藝人夫婦，在安穩的生活航道上碰上了冰山。

「血癌」兩個字實在太嚇人，在電影與戲劇中的淒涼情節竟成為現實的煎熬。當敏兒的信心資本熬過了個多星期，文諾的病情每況愈下，由於對藥物反應欠佳，醫生把他升級為「高危」，意味著康復率降低了，更沒有神蹟在此刻顯現。文諾幼嫩的生命，要承受更重的化療。

病況高危意外頻生

「第一個月的療程，因骨髓問題，斷了又續，好不容易符合用藥的條件，老二的水痘又傳染給弟弟，記得在醫院病房前有嚴詞警示，如病童出水痘必須馬上通知醫生，可見情況的嚴重.....」文諾終於被送進傳染隔離病房，一處被敏兒形容走入沙漠無水之地，卻又要不眠不休地陪過孩子經歷最痛苦的十數天，她的精神與信心幾乎崩潰。

在出水痘前，文諾需要每天用藥六至八次，每次長達一小時，醫生在他的小手開了一條導管，希望減少皮肉之苦，透過邊管抽血、落藥；翌日更被護士無意中剪斷，醫護人員唯有在血管直接落藥，每次都折騰近一小時，母親的心就在孩子喊痛與哭聲中跌至谷底。

「醫生把我請出病房，不忍見著孩子受苦，我的心痛碎了。我質疑所信的神為何如此殘忍，麻木不仁，竟讓小孩子受這麼多的苦，我不要再信祂了，就讓孩子死了算.....」

敏兒記得那一天，陽光亮麗，從威院外望，有山、有樹、有人家，地球仍在轉動，一切運作正常。一陣激情過後，她拭乾眼淚，闔上眼睛，默想到耶穌釘十字架的景象，神的愛子，捨命人間，親嚐世界的苦難，祂在十架上受刑，豈不明白世人的眼淚與痛苦？這犧牲大愛的付出，為的是帶來安慰、盼望與信心。

「我的恩典夠你用！」神的話說把陷落在生命低谷的敏兒喚醒過來，抖擻精神，繼續把孩子緊抱在懷中，說一聲「真的愛你」。

撒但要我離開上帝

威院的癌院中心兒童病房，每一張床都是一個夢魘。父母親人憂悒的面容，彷彿在生命的驚濤中，等待奇蹟的出現，難得見到笑靨。

然而在一間被醫護人員形容是「最快樂的病房」，患病的是一個兩歲多的小女孩，她的母親每日教她用普通話唸唐詩。每當醫生巡房，護士用藥，就成為小女孩的表演時間，用純稚的童音驅走病房的沉鬱。其實，每個留院的孩子都會哭叫，只是文諾喊的最歇斯底里，最不能收聲，強烈的對比，令敏兒有點「感懷身世」，她把這個令醫護縐眉的孩子抱緊在懷中，一節經文在心中浮起：「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有一位神，創始成終，愛我到底。

已故楊牧谷牧師的遺作《再生情緣》，是許多患癌者得力之源。

唯有真正經過水深火熱的抗癌苦路，才能體會生命的愛與痛。

敏兒開始從生命的深層真諦去詮釋苦難的無奈。楊牧谷說過：「癌症是反創造的並非來自上帝，乃是來自魔鬼撒但，為的是叫人離開上帝」，自己就在這愛與痛的邊緣幾乎跌倒了。

重新得力的結果，令她懂得以屬靈的眼光，體貼的心腸面對現實的熬煎。

細味人間萬家燈火

在醫院伴床的日子，她常倚窗眺望沙田的景象，在灰心失望的日子，眼前的萬家燈火是莫大的諷刺，她質疑何必選中我，而人們卻可以一家團聚，享盡天倫，說不出的埋怨、失落。當上帝用恩慈的手撫平她內心的傷痛，差遣眾多的人間天使帶無盡的祝福與支持，眼前的景象無異，自己卻用心去透視——每個家庭，每盞燈下，母子幾乎喪命，豈不是上帝的恩典保守過來。

重拾平安與信靠，她向上帝發出至誠的祈禱「主耶穌，我愛你，撒但攻擊我，要我離開你，但牠會全然失敗，主必全勝」，終於明白到，這不是一條抗癌的經歷，乃是屬靈戰線。要打贏勝仗，必須有更強的裝備與鬥志。

「當我重新檢視生命的時候，才發覺過去一直被憂慮綑綁，凡事都驚怕、緊張、逃避生命出現的一切苦難與醜惡。上帝讓我學習到艱難的功課，就在我的軟弱中，擊碎、重建，成為剛強。」

當孩子患病的消息傳開後，教會的禱告網成為這個家庭無形而實在的支持，總不能忘記家中的男人一向寡言，沉默的智叔——廖啟智。

有苦有缺生命完全

當敏兒廢枕忘餐，幾乎片刻不離陪伴文諾經過痛苦的療程，家中大小事務，都由智叔一力承擔：接載孩子，送飯送湯，向傳媒報導病情，安慰各方友好，守住家庭的大後方.....，更是那個神經衰弱的妻子最大的支持與安慰。他曾為兒子的病，大哭一場，比敏兒哭得更利害。

只是，他比任何人都樂觀，「這條路，一定行得過」。

問智叔：「兒子的病，對生命有何體會？」

他說：「有苦，有缺，令生命更完全。」

九歲的長子文哲，在母親最煩燥、低落的時候，提醒她要一起為弟弟禱告，都令這個家庭透發出希望的陽光。

現在，這對藝人夫婦更運用上帝賜予最大的戲劇恩賜，創作了戲劇療法，透過毛毛公仔，扮演不同的角色逗兒子說話，讓他說出所愛、所想、所求、所懼。

黑夜未盡，醫治患血癌孩子的醫生，從不敢輕易承諾痊癒的機會有幾多。但那位負傷的治療者，體貼和鑑察人心的主耶穌卻應許過：「我的恩典夠你用，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本文原載於時代論壇第八六三期，已獲時代論壇授權轉載，網址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

「跟我主腳蹤」見證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 3: 13-14)

「跟我主腳蹤，跟隨祂不停步...」

很簡單的兩句說話，但要做到卻並非易事。基督徒的道路並不易走，可能在一件事情上，在人生中的某一個階段，我們可以有膽量誇口是跟著神的旨意和心意行。在順境裡，在開心得意時，我們不難學到心存感恩，繼續昂首緊跟著主。但遇到不如意的事呢？或是傷心、失意、忿怒、難過？又若然順服是要交上自己最愛最珍惜的呢？能否在前路好像被重重雲霧遮蓋得不能辨別方向時，仍能深信主會為我們開一條出路？仍能高唱祂應許會常導引？

寫得一首動聽的詩歌，不難；要寫得一首能感動人心的，卻不容易；而一首連自己也滿意、連自己也被深深的觸動的卻是何等難得。記得剛寫成此歌的時候是充滿喜樂感恩，因我知道是神幫我完成的。讀著歌詞，看見身邊的人被感動，自己也被感動了，因覺得這就像自己在 2004 上半年的寫照。但半年多後的今天，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跌倒後，對自己了解更多，亦對歌詞體會更深。原來一天去跟隨主、一次的順服，是要為明日更大的試煉作信心的預備；原來能夠緊握主的手不是理所當然，是因著神的愛和恩典；原來只有順服才能讓我們坦然無懼的來到主面前；原來用盡我們的淚、我們的禱告和那小小的信心去支持著在幽暗前路中舉步前行時，神應許過的安慰、平安、力量是會充充滿滿的臨到我們身上、心上。

曾經被一句話打動了：「忘記背後，並不是狠狠的忘記當中的人和事，而是把那份傷痛放下。卻讓以往美好的回憶、錯誤跌倒中所學到的、並順服裡所得到神的應許，成為努力跑向那終點站的信心和動力。」願這一句話，這一首歌，也能成為你人生道路中的鼓勵。

范愷韻
2/2005

「讓我飛」見證

「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我囑咐你們、不要激動愛情等他自發。……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嫉恨如陰間之殘忍。
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是耶和華的烈焰。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歌 8:4, 6-7)

在「真愛不老」這張新唱片中,我一口氣寫了兩首愛情小品,實在是一趟既快活又矛盾的經驗。

快活,故然來自創作上的舒心寫意;因為每一種新的題材,每一個故事,每一類曲風都會引發許多創作的靈感,喚醒許多的回憶,激起許多的情感和夢想,當旋律和文字在腦中不停遊走之際,總有無數說不出的愉悅和震撼,有時想得天馬行空,有時過份真實,有時真情流露...盡是心靈的盛宴,和一次又一次自我發現的旅程。

好像寫作「讓我飛」之時,我把主題定位在初戀的情人身上,當我聯想到他們初次邂逅的甜蜜...「讓我飛,一起吃月兒做的曲奇」;初見時魂不附體般的浪漫...「靈魂如著不到地,醉生夢死。」凡此種種都會勾起我許多美麗的回憶,也好去向太太抗議我由始至終並不是一個完全不懂浪漫的人,至少口頭上的服務(*lip service*)算是不錯吧!

寫作「真愛不老」時卻是對十年婚姻的回顧與前瞻,察覺到由愛情步入感情的微妙,卻又默默仰望神下一站所揭示的驚喜...「明白有你並非戀愛終點,明日與你再翻天外天!」

我特別要感謝「全心」的監製們,容許我在一隻基督教的唱片中有這種另類創作的空間,心裡有說不出的欣悅和榮幸。因為我深深知道一張以教會音樂作旗幟的唱片,要寫情歌是何等敏感;就好像聖經中的「雅歌」,千百年來所引起的爭議,究竟是論說人神之愛還是夫婦之愛一樣;較少人直接相信又留心當中教導的「為偶戀慕和從屬之情」。事實上,一張寫「愛」的唱片,又怎能不記載人間中最激烈的情愛 - 「愛情」呢?

這些可能都是我自己過慮的矛盾,卻或多或少反映出這十幾年來教會給我的一些包袱,相信只要我們不是一面倒地去創作情歌便可了。未來,我還要用神賜下的恩賜,記述更多種情,以榮耀和感謝上帝對我們最精采的愛!

梁沃厚
3/2005

「做齣好戲」見證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一 4:19）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 6:4）

感謝神讓我能有一個基督教家庭長大，而且更可以有一對非常疼錫我的父母。但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要維繫家庭關係真是一點也不容易呢！雖然在人看來沒有甚麼把握，在神裏面總是凡事都能。

爸爸和爺爺的關係絕對可以用恐怖來形容，吵架是家常便飯，菜刀和擔挑亦是他們用過的武器。後來爸爸信主，愛便從那時進入蘇家了。

爸爸和我與其他人一樣都會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但我們願意和平地討論而不是爭執，哪個偶有錯失時也會願意道歉。對一般父親而言已是很難做到，對於慣做領袖和牧師的爸爸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另外，爸爸有的是基督徒的價值觀，學業成績並不是他最終所重視的，他只希望我在神裏面盡忠。這也是一般父母難以接受，卻是屬神的價值觀。蘇家並非一個完全的家庭；其實幸福家庭所要的只是讓神作一家之主，以神的愛作榜樣。

「我們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約一 4:19）許多時正是這種由神而來愛的榜樣激勵我們去溶掉父子間溝通的冰牆。

盼望大家也能以此為目標，愛神愛人。

今次有機會出版一首自己寫的歌，實在是一個額外的驚喜！爸爸在大半年前一個主日崇拜，邀請了妹妹（綺寧）和我分享作為牧師家庭成員的見證，後來講章被製作成聲軌，一直想配以一首歌曲出版，憑歌寄意父子情之類；剛巧 Ben 叔叔聽過我作的一首美國民謠式的樂曲，認為不防一試，原本一首英文敬拜歌竟然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今日的樣子，實在是喜出望外。

Marvin 哥哥說這首歌中的主角帶點怒火青年味道，雖然不太像我：)，卻希望反映時下青年人對父母期望的心態，也說明用愛心教養的子女，才能成為自信自重的人的道理。

蘇守望

9/2004

「天家再見」見證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詩 84:6)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扎根。」(何 14:5)

2003年3月6日的傍晚，天父把我們二十歲的女兒允祈接回天家去了。那天的氣溫是零下三十多度，我們的心彷彿外邊的嚴寒那麼冷。腦海裡一直不能想像那種失落是如斯厲害。心裡感到陣陣撕裂的痛楚外，整晚都不能控制眼淚的湧溢。雖然家中有三十多位弟兄弟姐妹，他們的安慰和陪伴給予我們很大的支持，但心底裡總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失落、難過和不捨。

我們一家在96年由香港移民加拿大卡加里市，像一般的移民家庭，經過七年的適應，生活總算安定；雖不算富裕，但神的供應足夠，孩子們也十分適應這裡的教育。女兒允祈剛進大學，心懷大志將來要成為一位牙醫。就在一切平安穩妥時，她卻証實患了癌症。這個驟來的壞消息震撼了我們整個家庭，使我們措手不及。但這時女兒竟安慰我們說：「我的名叫允祈，神是會答允我們祈求的。」我們便把一切憂慮交給神。正如一首詩歌所說：「每一次我禱告，我搖動你的手，禱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們讓天父接管整件事情。

當女兒接受完手術後，第一句話是「十字架，十字架」。原來在她痛楚的時刻，她想起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我知道藉著主耶穌所受的鞭痛；我們得醫治，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感謝主，是十字架的大愛，叫這個二十歲的年青人得著平安，得著心靈的醫治，叫她在兩年來的治療中，可以忍受各種的不適，勇敢面對各種未可預知的挑戰。在治療期間，她仍常帶喜樂的心去面對，也不間斷地在教會事奉，教主日學，參與音樂敬拜事奉。看見她如此忠心事奉，作為父母的唯有求主格外加添她體力、精神去事奉，而不去阻止。結果，允祈熱心事奉的精神，使教會的年青人，得到很大的復興。這段期間她決志洗禮加入教會，在眾人面前見證神在她身上的作為。

九個月後她的癌病復發，這真是再一次信心的考驗。當然少不了有失望、沮喪和無奈。但她卻沒有埋怨神，依然耐心地再去面對化療和電療。作為母親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時常陪伴著她，眼見她每次的打針、抽肺積水、手術後的痛楚……心中的痛楚不比她肉體的痛為輕。但我驚歎天父給她無比的堅忍、積極面對人以為是絕望的疾病；她樂觀開朗的性格是來自天父的，使身邊的朋友和親人也感染得到。

天父對她特別的眷愛，兩年多的生病，允祈沒有很難受的痛苦，更使她的面容愈來愈漂亮。我也與女兒戲言：你看有那個癌症病患者像你如此漂亮？那種漂亮是發自內心的。天父又滿足她的願望，在她離世前兩個月，我們一家竟可回港，她有精神體力去享受美食、購物並聚舊，一切一切都見証主豐富的給予，超過我們的所想所求。

當允祈明白她的病不能痊愈時，她有很好的準備，她親自告訴我，雖然二十年的時間不長，但這二十年來她活得很快樂，她順服主的旨意，沒有埋怨天父不多給她年日。離世前一日，她清楚知道自己快要到天家去，她一點也不畏懼，我們與她有一個約定，將來在天家南面第一度珍珠門相見，我們也期盼著那天再重聚。

我們深信允祈已安躺在天父的懷中，再沒有悲哀痛楚，她在安享永生。允祈喜愛的一首詩歌『全因為祢』，恰好是她的寫照 ... 「回望這生精彩因有祢... 死陰幽谷中祢伴我過渡...」

標竿人生的作者說：「為神的榮耀而活是我們一生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允祈一生都能彰顯神無窮的大愛，雖然她身體軟弱，但神仍使用她的生命去榮耀祂。正如恩福堂的蘇穎智牧師所說：「允祈雖不在我們中間，但她的生命仍繼續說話。」

感謝神賜一個如此愛主、順服主、常有喜樂的女兒給我們。除了懷念她美麗的過去，盼望將來在天家重聚之外，我們更珍惜天父給予的今天，多事奉神，多榮耀祂。

李黃詠怡
10/2004

「滿分的見證」見證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篇 119:130)

「滿分的見證」是播道會恩福堂聖經學院的校歌。當聖經學院三年前快要正式成立之時，蘇牧師邀請我及梁沃厚弟兄再度攜手，為聖經學院創作校歌。通常校歌或團歌皆以進行曲或詠頌 (*anthem*) 風格為主，因為這種兩風格都是適合會眾合唱的。

但我認為恩福堂有別於其他教會。恩福堂成立只有十八年，第二代基督徒不太多，大部份的弟兄姊妹都是信主日子不太長。正因如此，恩福堂相對地在各方面都沒有太多的歷史及傳統包袱，以至會友都不甚習慣太傳統的音樂敬拜而喜歡平易近人的現代詩歌。因此我決定以述事 (*Ballad*) 作這歌的風格，並用了簡單的正副曲式作成了這歌。我在副歌的頭段配上一句很明顯而又容易上口的主題旋律，以增加此歌的可聽性和認受性，從而大大提高這歌的可唱性。

吳秉堅
8/2004

對於我來說這首歌是一個里程碑，一個創作路途上的里程碑。

我從事填詞的創作年資很淺；其實當年我仍未找到清晰的方向。

接過「滿分的見證」這個專案，正在著筆之際，心裡很想將平生絕學全數筆舒；比如一個別緻的名稱(滿分的見證/請差遣我之類)、口號式的 *Hookline* (祈求真理的聖靈)、層遞進逼的詞組等等。但心裡卻多次反問自己，怎樣才稱得上是滿分的作品呢？是技術上的呢？還是生命上的呢？如果是生命上的，那又應當怎樣寫才是有生命的呢？

當時，坊間最熱門的話題是賭波合法化，在民間、宗教界、政治團體間起了很大的爭辯，但有趣的是真正對於此社會問題熱心關注的信徒並不太多，因此我除了察覺到我們對許多時事冷感之外，也意識到我們的創作是以「自我中心」的，從那天起我便決心要多寫一些具時代性、生活性、信仰深化的作品。

幾年來，這個反省不停在我腦裡盤旋，盼望往後能創作更多生活信仰化、信仰生活化的作品。

梁沃厚
8/2004

「珍惜眼前人」見證

作為音樂創作人，我經常把一些靈感記錄下來。

約8年前我曾到國外旅遊。在一個霞霧未散的早晨，我看到秋天紅葉，遍地鋪紅的景色，額外有滄桑浪漫之感。回家後，便以此題材創作了一首帶點幽情的旋律。不過，不知怎樣，聽起來總覺得欠了些東西；雖然我曾努力去想出箇中原因，最終也是徒勞無功。

直至去年下旬的一天，當我翻閱創作檔案時有機會重拾這首久遺了的未完作品，便跑到鋼琴前把它彈奏起來。創作就是這樣，一份久遺的靈感，在適當的時空便會萌芽。這時我發覺若把這曲的加段轉調(modulation)，是可以把旋律帶來更為生動的效果。就這樣，我便很順利的把這曲作完了。不過所謂久遺的創作，原來背後是有神的作為；因神要使用這曲，於是把答案告訴我。

幾天以後，我接到蘇穎智牧師的來電，告訴我有關謝婉雯醫生因為搶救沙士病人而染病逝世的噩耗。蘇牧師更在她離世前的一晚，作了一首關於基督徒看死亡的新詩(下見)，希望我可以替它譜成歌曲。我馬上答應，因為心裡明瞭神的作為。原來神早知道蘇牧師的需要，所以便賜我一首適用的旋律。其後，再經梁沃厚弟兄修改歌詞，「珍惜眼前人」就在七天內火速的錄製完了。這可算是一個驚人的記錄，我想連蘇牧師也甚覺驚訝呢！

將榮耀歸給主！

吳秉堅
8/2004

死啊，我比你活得更長，更精彩

論到死，世人多會覺得恐懼、憂慮，嘆一句「嗚呼哀哉！」
越執著世界不放，便越覺得無奈；
越捨不得離開所愛，便越感到悲哀，
無論貧富、老少、貴賤、智愚，人到盡頭，始終要離開。
當我離世時，請不要為我感悲哀，
因主的死與復活已徹底將死的捆鎖解開。
在信的人，不再有死，只有睡覺、移民、搬家，領獎的期待；
不再有勞苦愁煩，也不再有無奈與悲哀；
不再有眼淚、疾病、死亡、罪惡，也不再有人禍與天災；
老弱、羞辱、血氣、會朽壞之身體亦必會變改；
復活後健壯、豐盛、靈性、榮耀之生命亦隨之而來；
一切在世所結果子，主必記念且永遠與他同在。
「死啊，在主裏，我比你活得更長，更精彩！」

蘇穎智牧師
5/2003